

卷之四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之三目錄

書

與李于田論文書

與趙夢白論文書

與沈伯英論韻學書

與余君房論詩文書

附君房報論文書

與余君房論今文選書

附君房答論今文選書

與余君房論小說家書

附君房答論小說家書

與吳伯霖論舉子業書

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

附玉繩答論詩文書



與呂甥玉繩論小說家書

與門人呂美箭論文書

與甥孫呂勤之論文書

題

題古文短篇

題曲滄舊聞抄本

跋

校正鶴林玉露

書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之三

餘姚孫

鑛文融著

門人

呂胤筠美箭

校梓

呂天成勤之

編次

書

與李于田論文書

弟家居病目者半載病瘧者半月瘧愈而弱不能支者復三月忽忽一歲過矣雕蟲技業生平所向慕今茲歸甚欲極力精研以畢初志第半為病奪又年力向衰欲如往日經生時精進自難終應虛負此志耳兄前問弟所得第四十以前大約惟枕籍班馬二史



居業考 卷之三  
以雄肆質隋爲工丁亥以後玩味諸經乃知文章要領惟在法精腴簡奧乃文之上品古人無紙汗青刻簡爲力不易非千鍾百鍊度必可不朽豈輕以災竹木宋人云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第則謂惟三代乃有文人惟六經乃有文法周尚文周末文勝萬古文章總之無過周者論語左氏公穀禮記最有法公羊子夏弟子禮運出於子游其餘似多係二賢高弟所撰此皆是孔門文字國策而後乃大變莊列荀屈韓呂諸家變態極矣子長承之祖論語沿戰國餘風更以竒肆出之遂爲後代文豪其實法窮而縱以嗣

周秦之後卽唐宋之蘇氏也浸淫至於六朝及唐惟務綺靡法益亡昌黎氏力振之直探原於經法乃更出近人不知乃顧以縱肆者爲古規矩者爲今此迷於初始矣兄前告弟謂寧爲真韓柳不欲爲假史漢此論良是此論在夫人亦皆能言之不爲獨得顧弟謂韓柳文雖佳然非讀韓柳文而作者韓所讀書具在進學解柳所讀書具在與韋中立書須讀其所讀乃能作其文耳兄前又謂鳳洲之史漢數年後必衰弟彼時方理他語不及細對近時史漢惟槐野係真派鳳洲氣脉本出子瞻稍雜以六朝後乃稍飾以莊



左及子長俊發處亦彷彿近之然終不純似自謂出  
國策正是子瞻所祖耳弟嘗欲更進之爲周文漢詩  
曾舉以告夢白夢白不許不知兄肯同此志否弟於  
詩道亦稍有窺然尚未透兄前自謂有所得可舉其  
大槩以教乎夢白數相聞否附問

與趙夢白論文書

弟鄉以周文漢詩請正不蒙見許近歲奉手教謂  
漁獵於文選上者師之次者友之不知所得如何  
茲時所師友者又何籍也弟去歲病目已又病瘧蓋  
牽纏者十月餘雖亦日與陳編爲伍恨無所得念古  
人雖廣搜博取然所得力者不過一二種若子厚之  
於國語永叔之於韓文明允之於孟子皆是也弟嘗  
欲求如此等書一二部日涵泳諷誦之而不能得今  
兄有此等書否頃曾承教謂此道不足致力豈以舍  
此別無可業此則未敢聞命士君子讀書非以求名



自是本業若棄此不事不日夜執牙籌卽沉酒醉鄉  
矣第今豈但不敢謂能追古人亦自知必不能出於  
近日李汪王之上第素志在此自不能舍若不專精  
研求之趣味又覺短所以日孜孜耳近作得意者乞  
惠教一二自京轉託相知者寄來固不難也

與沈伯英論韻學書

向承教謂欲於暇日作一韻書茲第有鄙見敢陳之  
竊謂天地間元有六聲不知君家休文何以遽定爲  
四其云天子聖哲是矣但平有陰陽入有抑揚天稍  
低則爲田哲稍低則爲宅天清陰也田晴陽也哲昔  
揚也宅席抑也天田之與子字哲宅之與聖省俱是  
一例故總論則止三聲平側入是也析論則平有陰  
陽側有去上入有抑揚今獨於側分去上而於平入  
則混而爲一旦至於反切俱不分陰陽而混之何其  
忽略也此惟詞曲中最易辨北調以協絃管絃管原



無入音故詞亦因之若南曲則元有入音自不可從  
北故凡揭起調皆宜陰宜去宜揚納下調皆宜陽宜  
上宜抑是但取舊南曲分別六聲令善歌者歌之儻  
宜陽而用陰宜去而用上宜抑而用揚歌來卽非本  
字矣宜陰上揚而反之亦然此豈非天地間自然之  
音乎惟兄再詳審之如弟言有謬願賜駁教敝邑趙  
考古先生最精字學有聲音文字通一百卷不傳茲  
有六書本義二帙童蒙習句一帙乃邵太僕所刻者  
於字學亦有助謹奉覽

與余君房論文書

奉札教謂鑛所呈序稿尚用昌黎以下格調鑛亦  
自失深服朗鑑之得其髓也因思先生之作蓋用生  
秦以上格調者哉鑛昔童時於先君案上竊取文記  
讀之見其新奇而偉麗心極愛之如獲奇寶時時誦  
習以爲天下書惟此一部而已又於伯兄所見莊生  
籍亦驚喜苦其難解因極力研究顧終不能如龍門  
之莫逆他書雖間涉獵然止是涉獵與不讀同至二  
十五歲始知愛歐陽文二十六而熟讀韓非子手節  
錄之以資舉業二十九而始讀文選愛其醜厚深至



再踰年而讀漢書愛其質而錯落如巖間樹木不圓  
正乃佳踰年釋褐又一年乃讀左傳熟記與僚友相  
背誦然無所得踰年復讀漢書後復雜涉獵至四十  
四家居乃盡屏諸書一小厨獨置馬班二史益之國  
策韓呂三種以此五部音節相類是一家耳又二年  
始讀國語又進之十三經乃大有悟蓋文章之法盡  
於經矣皆千錘百鍊而出者至子長乃縱肆蓋沿戰  
國風氣來實亦本之論語此卽近代之蘇氏也後至  
六朝靡極矣昌黎起乃悉反之經今人不深察謂  
爲古法者爲今比大誤也於時志甚銳力甚猛

必欲爲周文漢詩以振終古之業鳴鼓以號衆無有  
應者無何被命挂上在苒風塵戎馬邊海間遂歷  
九年舊業漸荒蕪然意未能忘也今所最愛者書詩  
公穀二傳次則周禮又則禮記真日十數過不厭易  
則本業稍爲舉子藝所間然此數種書以達於今文  
必須易范而鑄未若史記等之可灌輸而賈也假若  
鑛今方四十餘猶可致力今已望六矣精神日漸減  
欲復肅手起業似難恨不往日專持史記或猶有成  
是以昨乞教冀爲反約之地來教謂所以柳州六一  
者身似猶不滿於三公者夫人貴自量鑛何敢望三



公卽邇日汪王恐亦未能與並驅極其力亦不過足下所謂名家耳然昌黎法古而昧今雖其自謂笑之則喜譽之則憂然要之未能外毀譽所以今也舉世皆庸人老嫗夫孰能不爲東方生香山老耶鑛今方且鉛槧班氏書再吐悃求正若果前經七種足畢終已無俟他求則卽當盡謝諸書惟與爲儔不則亦願別揭以誨若只泛責以博洽恐日暮途遠茫茫將何之也彼三公者亦豈生平止讀此三部者耶鑛於詩道頗淺容嗣論今未能悉

鑛於文雖未能至然心嚮往之拙業得賜評別真刻骨之感第許可猶多過於恕於鄙心所望者猶未荒也拙業原正在作之來教真鑑其微第不知自今以往尚能日日新否足下盛許贈華陽篇鑛尚未敢當然謂文在博大寬閒此論良是彼時方步武子長若遵此路作之至今或可踵南沙公後塵嗣後見時作競工巧遂不覺轉宮移調然評龍門氏者原謂其文直若莊屈以前則無不奧而法其語率千錘百鍊若止博大寬閒恐亦未盡文之態也大隱園無求安窳二記陳大酉葉玄峰二序是鑛四十六七時作奉壽序則近作鑛質地分量在今如此欲入作者之室成



一家言宜由何道以進前有所請尚未蒙誨乞詳察而擇其中焉

昨謬評謂大作序不宜蹈汪王轍報教猶疑之然鑛謂不宜作彼格調者非謂二公不由上乘來有不善也第以弇山太函語今庸夫豎子皆能道之夫吾等往日業舉子時不甚避時套乎時套非惡以其工之至而庸衆襲之遂成套所謂神奇化而爲臭腐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然彼時所吐今或不嫌登爲上俎斯臭腐化爲神奇矣足下於子長以下皆不屑爲奈何從二伯之軟耶不聞洛陽子牛後之譏乎鑛嘗妄

謂今之摘辭者最須忌汪王次乃于鱗

又上乃允寧

獻吉又歐蘇又韓柳六代在可否間班氏以上則

無

須忌矣是邪非邪然汪王非但時套兼有偏蔽一以

今事傳古語二持論乖僻三好諛四纖巧五零碎而

總之則有二曰不正大曰不真然二公皆高才欲不

犯此七者亦不難所以不能者欲篇篇佳語語奇耳

今其集中所具但犯此少者卽佳矣鑛於今文獨深

服王允寧顧時好不然昨教謂文在博大寬閒正與

鄙意合記昔在都下時鑛曾問文所宜宗足下答曰

老班亦是此意然則大作何可不然耶然止此一篇



固無害所謂能爲獻吉者乎若篇篇如此則不可耳  
瓦注序若存集中其高言之以後必望一刪方爲無  
瑕之璧又內老瓦盆一語乃少陵詩尤礙眼此語固  
不患無可易者幸留意如何足下甚推子威然子威  
無但令鑛未窺其奧即使世人不尊之如汪王則已  
落第二義矣大抵文須開口便是方爲作家渠乃開  
口便欲不是斯旣左矣皆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者也后岡集敬拜惠原發來二本完上又有陳魯南  
者亦貴地人其集何如象旨決錄不知置之何所尚  
未檢出何不索之箕仲

昨偶再檢今諸公集惟空同槐野真不可及若滄溟  
鳳洲南濱以全部論自難可並若一二篇或猶可勉  
而至耳昨來翰謂鄙作在大與化之介抑何過譽之  
甚足下夙昔不作謾語者今何乃爾耶鑛嘗私論文  
謂凡各有一長稍具結構者俱係可欲之謂善其意  
匠指麾勒成一家者乃爲有諸已之謂信歐蘇的的  
有諸已矣空同槐野亦然若歷下太倉歙縣三公不  
敢謂其不有諸已但似猶在二之中耳柳州則充實  
昌黎則充實而有光輝左馬聖矣六經神矣若鄙作  
如足下所許者以謂可欲之善尚不知足當否乃輒



目以充實光輝耶

歲裏拙作三篇卽承批教感無有量隨卽稍加改削家姊壽序首篇緣以弟爲姊頌不敢爲支辭必須莊語先生謂選然後辭良然謂太負重力費而心勞未入寬閒境尤得其微於時適看長卿傳有意効其修辭然於鄙意實亦未滿也次篇則以心中素有此不平因一發之來教謂是實錄亦良然內合和字出杜延年傳思之未爲佳字今已易之激風二字古雖未有然有此論今創用或亦無害且亦是實錄他無可易也所論相道相權之說似未盡俟面時悉之雷君

素爲相知年友其誌文已藏之胸中數年昨屬稿時意欲不襲前人直寫胸臆亦一揮而成改竄不數字者成後觀之不似班却微似范史緣是時亦偶觀范史也掖庭令正是今司禮之任其權重與否係委任何如耳鳳洲等常用大鐺字不知出何書不敏以其不雅近唐詩小說家語不喜用之今遵教易以闔尹字不知妥否南中原無定所大約謂南方耳用修則以名滇中允寧則以名金陵然謝玄暉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則又是閩中也雷駐京口因中濕足下謂不宜用南中今以京中易之聲鍾似係宋字今亦



已易然此皆小疵不甚關工拙曰尚可稍潔果然今  
略加刪削後又增入一段亦是實錄然其事頗難言  
足下彼時正在都城當見其光景不知所言得其似  
否尤望細心一評定之

弇州續集卷更羸於前集曩日妄謂我朝大家五  
人空同槐野滄溟鳳洲南溟然此五公寔各隔一關  
大洲羅陽爲閏位此總論身分耳近日熟觀之則似  
乎空同才第一鳳洲第二若單論文則槐野第一空  
同第二槐野不前被鳳洲作衆人遇之遂致令曲加  
貶語今後生輩遂幾不識槐野可爲太息卮言中所

云下邑工琢玉器云王景興學華子魚此以貌歷下  
則可豈可以疵華州先生哉至云不曉篇法神采不  
流動則尤不可解篇法似惟華州能曉耳弇州徃徃  
篇法散亂何乃反云爾足下甚推服弇州第此公文  
字雖俊勁有神然所可議者只是不確不論何事出  
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豈足當鉅家卽太函亦  
然此固由寧失諸理一語致之然亦是未脫經生氣  
耳宋人云楮少孫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  
相似柳子厚學國語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今  
歷下新都二公亦然歷下句句佳成段則不佳新都



段段佳成篇則不佳新都自謂精深然祇在字句間  
至體格頗覺小碎殆似唐時一傳奇手耳

昨史鶴亭丈偶過論文曰槐野先生作文但如此作  
而已滄溟先生則拈筆時先有必使人不易解之意  
此言良有味子威亦未免犯此恒人無庸欺智者恐  
終不可欺何作此伎倆爲哉李王二公絕相厚然李  
極高王極卑正絕不同王根髓原在子瞻稍輔以世  
說然才本高後又涉獵左馬諸書稍變調是以自謂  
得之國策耳汪與王涉未深良是汪字句真工可謂  
一時絕調其以古語傳今事無不渾帖更有今語不

能盡而渠用古語却盡之者不可謂不妙然祇是辭  
命一家耳不是神來之調王之風神殊雄俊大有不  
可及處要之汪終須讓王耳汪刻墳雅似極意在檀  
弓考工記然渠於二書所得却少若專宗此恐或失  
之清瘦亦非所謂大家正派也今時諸名家先生謂  
於古作者何當韓柳似終不可及王的是是一子瞻以  
好高故面目似過之然綜其實恐未易優劣汪則是  
一劉孝標以不能卑故翻讓之耳

官名用古銜不知起自何時昌黎亦只是剪裁如侍  
御郡倅之類此在左氏亦有之若直用古銜傳今事



多想是宋法此只宜於辭命家今太祖遂用以叙事傳之將來竟不知爲實任何官矣

凡誌銘若用昌黎體不難從簡若用史漢體卽不得簡趙韓傳俱一千六百外也南沙集二帙納上敝笥原有抄本互有魯魚初意將一細校今似無暇矣此公文字雖高但是董江都劉中壘一派大約質勝文效之却不難第恐終不悅衆目耳呂甥孫天成以所看荀子來相印證因爲看一過此乃千古大家如此等文字果如何可效之否足下平生所得力是何書所最喜是何書可得聞乎

弇州碑誌等俱不佳其所長惟序耳凡作文惟序事最難有極苦心處人竟不及知豈若作序可騁才華任意爲馳驟者乎足下謂狀與誌當有別鑛謂傳與誌亦當有別凡傳但舉大節卽履歷可畧若誌則履歷斷當悉書不可遺也而碑誌尤難於傳擅此長者古惟昌黎今則北地此兩公皆本色語足下不甚取北地殆不能解北地惟作序多率易耳鑛素以弇州乃時作恐易染屏之不看昨因選今文乃徧讀之乃鄙作間有似者茲來教亦謂於聲伯季則信乎時習之難脫也然此則必須盡脫之乃可耳



寧可似昌黎六一北地華州夫安可似弇州耶  
昨奉教謂儕左輔於四公必於泉臺有蠻觸之戰足  
下豈尚於左輔有不足耶宋人云讀柳歐蘇文方知  
韓文不可及鑛今盡讀滄溟弇州太函文乃益知左  
輔爲不可及諸公集卷雖踰百然求如左輔數行尚  
不能得來教謂左輔不博不流動誠有然者然亦不  
至大約太拙稽之前代子厚亦不甚流動而永叔最  
爲不博左輔惟不博故精惟不流動故勁然至若柳  
濱序及兩程策亦何嘗不博送石洲鳳泉壽先伯諸  
序又何嘗不流動哉蕪美無瑕卽古人亦難之故精

鍊者不輕逸跌蕩者不沉鬱艱深者澁典實者拙卽  
丘明子長規模且判然別矣今歷下新都可謂博然  
以較司成公李尚覺澁汪尚覺碎豈得擅流動之譽  
婁江最流動矣然惟博於說部耳若文則豈可言博  
過華州哉惟子威可謂博且流動然總論所至又大  
不及五公此文章所以難言也子威所以居閨位者  
以無神境耳卽譙游記亦祇是偏鋒別境大洲有神  
境然修辭之功未極鑛雖獨服之豈能協於衆心哉  
大家唐二人宋歐曾王蘇氏父子共五人樂城不與  
鑛謂五公爲大家正以我朝言也韓柳終不易及



前小啟固曾言之宋五家正可相當若漢以前大家  
信更在唐二家上然成一家言與今人又當別論足  
下謂北地失之模擬世人論亦如此第以鑛素所熟  
觀者言之惟一二篇稍有痕其餘亦多係自撰卽頃  
來吾等所收者何篇爲大模擬耶所評三公俱確第  
汪之襲亦不讓後李或有終篇無一語自創者殆如  
集古句耳鳳洲才信高顧要今所造亦已旣竭其才  
渠語于鱗固云加我十年亦不能長有子境此真是  
自知之語謂其輕前欺後似猶爲不虞之譽近有對  
奕者數負不服曰我但貪耳應之者曰貪卽是汝品

下曰但生耳曰生卽是汝品下曰速耳曰速卽是汝  
品下曰輕易汝耳曰輕易卽是汝品下文亦猶此昔  
人謂參也魯故造道深人才各有偏偏卽有不至不  
可謂堂堂者勝嗇者也惟左輔四十有九而遭巖墻  
之厄不究其至真爲可惜耳劉莊襄墓銘真一好題  
不知弇州公何爲草率如此其爲張文忠傳亦不稱  
太函與戚將軍最厚而於其墓銘亦頗寥寥然則兩  
公所自負爲一攀龍者安在哉宋雖有五人然舉世  
以配韓柳者亦止二人我朝空同當其一不待言  
矣其一人當在兩王在鑛必以屬之槐野在先生必



以屬之鳳洲然邪否邪前人已矣後起者集數公之  
成超乘而上必當有人先生幸無讓焉

子長以前無容議矣孟堅與韓柳孰優子建士衡彥  
昇孝標輩又與歐蘇孰勝願虚心評騭以教焉

奉來教謂子長天機自發良然第博大寬閒則不甚  
肖不若槐野云粗鹵矯健爲得也孟堅漢書果整密  
有體顧茲書非由孟堅已運乃劉中壘父子及馮商  
輩草創其稿原佳稍剛潤之不難且其意在步趨左  
氏細玩儘有瑯琢亦未是渾金璞玉惟子長則真是  
渾璞然三傳戴記寔極力瑯琢又未可槩謂渾璞者

勝瑯琢也兩都賦典引賓戲燕然銘東平王奏記此  
乃孟堅自作其追琢更有痕迹其筆力亦纖穠而不  
雄放正與柳州相當或弟畜柳州耳昌黎似未其退  
讓今進學解貞符具在以較賓戲典引孰勝若平淮  
雅唐饒歌尤大勝明堂五詩如作時代眼觀謂賓戲  
形類解嘲典引貌似美新則卽謂班勝韓亦可耳醉  
翁亭記赤壁賦自是千古絕作卽廢記賦法何傷且  
體從何起長卿子虛已垂屈宋蘇李五言寧規四詩  
屈原傳不類序乎貨殖傳不類志乎揚子雲贊非傳  
乎昔昔鹽非排律乎何獨詫於歐記蘇賦也故能廢



前法者乃爲雄廢前法而能使人膾炙者尤更爲雄  
今汪王二公刺彼兩作每不吝董狐之筆然使其賦  
淖黃事亦必不舍醉翁赤壁檢二集固當有之豈非  
誠之不可揜哉僕常欲以賦爲序銘贊爲記論爲誌  
恨力未能副耳果能之豈拘拘循此環堵走乎  
鑛嘗妄與知交言詩書二經卽吾夫子一部文選大  
約俱三代以前文人所作集而爲籍人謂書係右史  
記言之籍似未然禹貢金縢豈言耶蓋四代文字佳  
者盡於此如無逸君奭直係周公所作豈史官筆第  
凡係文字俱史官收掌詩序稱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可見詩亦在史室前見先生詩綴已具文選式  
取書亦類分之以合於詩綴卽命之曰宣尼文選亦  
豈不可書諸體各具蔡傳但以訓誥例之亦未盡也  
昭明文選果當否近讀范史其中好文字頗多却不  
取乃取伯喈二碑何耶

今摛辭家詩文兩大派迥別矣然此外有賦有排偶  
有四言此三種又各自爲體不與彼兩派同近因讀  
毛詩欲將古來四言除三百篇外自卿雲歌石鼓文  
等起至唐末止共分類選爲一部以備私覽有暇更  
欲選排偶一種昨今文選則正如文章軌範古文關



鍵大約俱是散文耳今之所尚者散文也前來教謂  
今人以事辭爲議論不敏尚未得其解辭命議論叙  
事列爲三體肇自西山氏此亦前人所未及今散文  
率不出此三項然議論實自宋人始盛今吾等讀文  
字至宋人議論則剖析明白卽與面語同唐以前終  
別是一調稍覺迂而不切濶而不細大抵議論兆自  
孟莊荀而宋人機緘則自昌黎啟之顧鄙性上平文  
字惟以工辭爲準易文言曰修辭左氏引夫子語曰  
慎辭辭正是文章本色議論而辭不工則是語錄叙  
事而辭不工則是小說如元晦語錄論事情每極痛  
快使人踴躍然不可入文章家者正緣辭不工耳今  
人議論似在講學諸公足下曾見李氏藏書否其議  
論新奇處儘多其書在金陵盛行前小啟謂大作以  
辭勝正是推重意雕龍云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  
難巧此文章家精論辭極其工則文之技盡矣然要  
亦不可偏如太函則惟加意於辭乃翻覺細小細思  
足下自謂議論勝之說似是謂主張處勝耳主張乃  
意不可謂議論也

詩綴就元晦傳條分已十得七八但鑛常妄謂古今  
人情一也如四牡采薇出車諸篇似皆使臣役夫自



述其情國家采之於使臣戎役行時歌以送之耳若  
卽認爲上之人勞遣使臣戎役所作恐未然諷味語  
意自可見出車稱南仲豈每次皆此將耶尤明白易  
曉又風雅似皆出文人之手亦未必卽係使臣役夫  
所作他如雄雉谷風等篇亦決非婦人所能爲今何  
人詩集中無征戍閨思等樂府耶用此意觀詩味趣  
似長足下儻謂然乎

鑛詩道所得原淺又賦才近質實於少陵諸篇猶稍  
能解至於樂府一家則原未深探其原所以每每抱  
而不暢足下取鑛五言古鑛於此體雖不敢謂能解

然質性猶近顧奈今人多不好何近日則大喜五言  
排律鑛竊妄謂詩道止於四十字卽今欲祇效孟襄  
陽專工五言律先生儻許之否

花隱掖垣暮爲五言律第一僕元亦未愜於志第不  
知在所云九首中否若東郡趨庭則起結俱淡趨庭  
字無照應亦罕著落穩帖有餘而風神未足以爲具  
品第一或不錯也

唐五言律畢竟何首壓卷適偶思之或仍當於八月  
湖水平及風勁角弓鳴二章較取焉王詩精工無瑕  
若氣象宏濶則孟也第結句識卑耳不則昔聞洞庭



水何如

五言律壓卷果是難定竊謂凡堪壓卷者必須自然須本色然又須意格高遠又須音節響又須是神來之調不敏前所擬九首庶幾近之東郡趨庭本色自然有之中四句雖云宏大然意隨語盡不甚高遠又不響鍛成偶語終不是神來若冠冕通南極則首二句既藻績不本色第三句更加蠟蠟野館春帆句雖工然不切勒碑凡點景亦必須中情此一聯只可送爲客商者耳以送士大夫猶不稱况翰苑勒碑之使乎結句又似送遷謫者銜命勒碑須是計日回方合

格此結殊有憂其不回意豈得佳乎納納乾坤大杜詩常語杜集中如此者恐不下數十首於前四者皆無當焉若取此等則又不若鳳林戈未息也昔聞洞庭水真是神來又高遠又本色自然又響第結句太漫興八月湖水平起兩句已壯領聯復饒氣槩於前四者無愧頸聯亦得惟結語意稍卑然猶勝戎馬關山北也風勁角弓鳴精工無疵惟意象不高遠前所以取花隱掖垣暮者以其高遠神來處多耳啾啾棲鳥今比意不爲累句若以風雅意律律之恐終讓此首也幸更詳擇以教焉



元美云昌黎於詩無所解卽鄙見亦謂然昨偶看古詩一二篇弇州如何能到歐五言詩亦儘有佳者今人置之不看固不差但全謂宋詩絕無可取則似太逐聲耳

歐蘇詩信不及文然歐甚執規矩蘇時有獨得足下謂嘉則可勝于鱗則起二公於九京恐未必肯爲屈亮之來盟也作者各以時起原不必細較因見今人貶唐宋太過是用質成於巨子耳

于鱗詩自工但恨猶是中唐調僕往日曾語箕仲曰大復乃一錢仲文滄溟乃一劉夢得鳳洲乃一蘇子

瞻箕仲大笑以爲然且云此等語甚損陰隲今若目以明詩滄溟自當欣然領受顧恐却未易當耳空同詩格調雄渾真無可疵議第不甚響透其古詩真高絕近代罕兩也伯玉元美亟稱胡元瑞其詩果何如是下曾見否若其文則僕雖未之見但所梓詩話亦只是中常手筆安能當伯玉所云耶

昨偶讀嘉則五言律漫有所評翰教謂爲過苛夫以足下及箕仲夙日推許之盛而頃聞此語宜訝其苛第豈對樓集見在其第二十二卷寄君房先生起至張司理止共五十首內何首爲佳可入選乎前小啟



固云亦有一二稍可顧猶是常語若在茂榛集中祇  
下乘耳何足當二先生之溢許謂在于鱗上也記徃  
日白雪樓集初出時鑛於先宗伯兄案上見之讀一  
二首覺其佳甚讀至數十首更覺竒古高妙反覆諷  
詠手之不能釋因檢其名氏則標曰于鱗以爲豈唐  
人耶何不見列于十二家及細觀其所贈送諸公類  
皆今人也今時有如此詩人而奈何不聞談及乎比  
先兄自外來問之乃知班孟堅卽班固也蓋鑛是時  
止曉滄溟名攀龍不識其字耳太函序弇州集冀以  
不聞聞者先得我心鑛之服滄溟得於暗索中此乃

所謂真知今豐對樓集以二先生之諄諄提耳而猶  
不能解以視案上之不知何人集曷若然則其不及  
于鱗明矣弇州謂嘉則詩是隱逸之冠亦未然以僕  
所見謝四溟吳芝山陳海樵王百穀輩雖未及細校  
然似俱不甚讓之今先生執椽筆幸慎許可無若太  
函之許元瑞斯稱情矣僕於樂府一派原未深解故  
以妄許嘉則所以然者以俚淺率三病在樂府每有  
之而無能掩瑜妄意其不恭或得柳士師一體耳  
我朝詩成弘以前大約沿宋元氣習雖格卑語近  
然道情事亦真率可喜自空同倡爲盛唐漢魏之說



大曆以下悉捐棄天下靡然從之此最是正路無可  
議者然天下事但入正路卽難卽作人亦如此久之  
覺束縛不堪則逃而之初唐已又進之六朝在嘉靖  
中最盛然此路終隘而不弘近遂有舍去近體但祖  
漢魏之論然有言之者鮮行之者則以此一路枯淡  
且說物情不盡耳近十餘年以來遂開亂道一派昨  
某某皆此派也然此派亦有二支一長吉玉川一子  
瞻魯直某近李盧某近蘇黃然某猶有可喜以其近  
於自然某則太矯揉耳文派至亂道則極不可返邇  
來作人亦多此派此實關係世道良足歎慨然弇州  
晚年諸作實已透漏亂道端倪蓋氣數人情至此不  
得不然亦非二三人之過也



君房報論詩文書

敬讀居業自序語粹而意完乃其曲折轉換猶用  
昌黎以下格調然遂謂之昌黎猶未盡似若問所  
安豈可謂非熙朝之盛軌哉總之於獻吉稍近  
於于鱗伯玉稍不近於聲於元美猶伯之於季於  
色於子威則足下星之昭昭子威月之曖曖也足  
稱名家矣諸業何若願賜教之夫柳州而國語也  
所以為柳州也六一而韓文也所以為六一也老  
泉而孟子也所以為老泉也國家有氣運文亦隨  
之唐不能不宋即柳州不能不歐蘇三君子者胡  
不迺厥宗祖而僅僅似續之繩於是日月不旦禮  
樂不縵喜起不載賡彼哉丈夫也古道之不復也  
誰則司其咎哉願先生稍進之抑豈如魯陽之揮  
戈以足下誠勵往猶能令日再中若僕婆娑蠹  
魚間聊以送餘齒已爾胡敢望洋令海若笑我  
敬讀居業二帙可謂句鏤字斲力追古昔矣乃句  
之鏤也未見有如檀弓考工記等奇句字之斲也  
未見有如左馬等奇字古亦自我作祖耳豈敢謂  
字句必如左馬等乃為奇邪蓋既熟復古書筆自



生花莫知所以自然與檀弓考工記等有肖似者  
 敬慎重正業業良在此鳥得不貴之也大抵二帙  
 是二十年前物竊一言以蔽之曰所謂作之非體  
 自然者獨送徐華陽文却是深造自得者故文不  
 在詰屈聱牙而在博大寬閒若贈不佞壽草抑亦  
 火力至而鑪錘熟然猶在華陽篇後此自愚見則  
 然不審足下謂何至於詩五言古有絕肖似處五  
 七言律反有欠妥處元夕篇大矣麗矣春游篇妙  
 矣向嘗舉此二作問箕仲答云直形似耳何太忽  
 易人若此二詩竟亦有妙理幾入化境不可易得  
 是年曾乞寫長幅惠賜齋中為琬與琰望竟此諾  
 也居業序殊覺平平不似帙中諸大篇鏗鏘鏗鏘  
 蓋歛華而就於實者我朝用經書取士故四書  
 中語俱在眼前愚意似不宜用獨歷下嘗用之况  
 此序特多用邪自左國後論語寔居第  
 一部文字於世不讀時用之然後貴耳  
 僕昨謬言作之非體自然蓋據居業二帙評之耳  
 贈華陽序已離此景昨讀沈慕間翁八十壽序則  
 既溢乃流雖字字都有來歷然多所自得景光灼  
 爍是子書好文字也當時在京邸塵冗中誦之不

大覺不知其時作何報覆至頃者贈僕壽章具見  
 充實光輝猶在大與化之介蓋必于鍾百鍊火力  
 至而後可語博大寬閒此地位何可易談細讀居  
 業文具見足下文養懿而且厚今復何須杜武庫  
 有言優而游之使自趨之厭而飲之使自得之如  
 斯至足矣足下胷中不患無物特患下筆時過於  
 作意耳論瓦注及批評  
 拙詩甚確謹謝至教

夫所撰壽章并狀銘俱從子長來其謹嚴邃博則  
 得孟堅為多兄忠諒故發之於文大抵典雅所謂  
 必則古昔稱先王至其波瀾縈迴無逸於矩矱而  
 無不與諧合神采采色澤俱迅發僕此評語語真卓  
 無一字諛僕意先以四帙付  
 之梓人何如僕願弁其端焉  
 前壽叙兩篇俱細閱不止一二讀足下虛襟下問  
 僕不敢不竭其愚隨鄙見所至輒泚筆直注頗似  
 過苛足下乃肯俯然俞納此之襟度豈今人所敢  
 望邪謹再誦之激風二字正不妨用記得聲鍾二  
 字在劉元城語錄中不識起何代兩壽叙俱精工  
 首篇邃博似班次篇流麗似范然精識完粹既盡



之首一叙到後一首自然疏越爽朗文勢固然若  
參之居業中猶讓華陽第一幕間第二伯妙首一  
篇第三嗟嗟盲子何知猶歷歷指示川塗若雙瞳  
炯如者殊不識其真悽悽也雷侍御志銘真完壁  
前奉頌已盡今又何說起甚奇當時緊關大事在  
代相一節最宜先頌其後重重輕輕有法咸中於  
節奏國是初更一段僕奉差因便抵里病良久不  
甚悉其事而吾文敏公又薨背矣雄文三首僕絕  
欲留之恐無副本且俱附復

所評五公亦祇是名家耳若云大家亦只是我  
朝大家試觀古之大家是何等而可遽歸之前李  
失之模倣後李失之襲王失之浮蔓汪失之纖巧  
所謂唐人傳奇手未是苛論左輔公終不博不流  
動以儕四公必於泉室有蠻觸之戰意終不下若  
論篇法左輔真第一新都更於字法句法最實力  
以其得於左國檀弓考工專也弁山枝且游三法  
盡亡足下借宋人論褚少孫柳子厚之語以彈射  
歷下新都至確後世立  
言君子必不改斯評矣

司馬子長之文真博大寬閒天機自發渠承左氏  
國語之後杼軸迥然不羣當是氣運所使是斯文  
升降之大機括也孟堅渾金璞玉無瑕無琢韓柳  
兩公不免力追詩云金玉其相追琢其章兩公之  
謂也若柳州痕迹更露所謂力追固是法也迨歐  
蘇頃覺汪洋老泉較嚴子瞻更恣肆蓋至於醉翁  
亭記而記法盡廢赤壁兩賦而賦法盡廢赤壁賦  
明是有韻之記耳子瞻敢於廢古則醉翁啓之也  
陳思王猶近古陸平原已靡靡不振兩公任天質  
為之不規規古法正似王弼山今人以婁東二王  
疑二陸彼小王安能及小陸也彥升孝標俱號博  
洽文是六朝體即是六朝法劉貢父與歐陽參政  
同修新唐書病其不讀書即歐蘇儗四君其文相  
似詩則曹陸稱王任劉稱霸至歐蘇兩君而詩法  
又廢世愈降道彌喪歐詩猶不及蘇氣與才俱下  
一等僕烏所知輒以鄙陋復明問多見其不知量  
也

敬讀陶宗伯誌銘具見許大爐鍾李底於精剛若  
是聲鏗然而色又瑒然文之完者也顧僕以為作



文宜辯體誌銘直舉大而巳不與行狀同也如陶宗伯誌銘除世系外滿一千字至足矣假令足下狀宗伯公更何語加之即以誌論如大指有四一段似贅殊可削不佞非知文者足下下問殷切過於挹損輒布其愚伏惟亮察不佞與邵司寇交厚不識渠有此風節尊叙足闡其潛德庶幾古重臣贊烏可

少諸

狀銘傳三物終臚列若以文不妨相比較耳邵司寇贊儘古雅前日寔病不及報茲謹補言

近日作文不枕籍於韓柳者以韓柳而上多古彞

也若李杜詩鳥可姑置不講哉杜誠魔宋李未嘗

魔宋杜豈誠魔宋自是宋人不善學杜耳近體不

法杜是登山不識泰岱

問水不識河海可乎

尊教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至論詩

綴已得罪先師安敢又紛說尚書且又莫知所以

加功謹請教謂宜如何昭明交選大有不當處僕

欲發一論以前諸公乃都不敢及何邪即廣者廣

廣者俱聊畧大是不曾讀書人天

其或者假我以笑宜得窺一班邪

瓦注篇序以題目可喜又胸次頗磊塊欲一吐其

奇故不覺鋪張至此尊評謂傷煩有可刪處良然

乃此文之格調足下以為猶似汪王夫汪王格調

亦從上一截來何嘗不善顧其所充之者何若汪

從檀弓考工記間或左傳來然好用纖巧不洪廓

則遂成汪之格調王初年全從子長來有逼似子

長處乃後愈曼衍少節制彼以為從國策得之不

知國策何嘗似而遂似子瞻然猶用子長之鉅鏡

則王之格調也汪嘗寓書其弟云元美涉此道未

深僕親見此書汪固自以為能深邪然其深直董

董字與句之間初無奧義也王則一披讀便盡汪

蓋天刑之而王則鮮入室之功此確論也僕初効

子長之輦者什九自子長以下不欲為自子長以

上阻畏而不能為蓋亦陋汪之細小不能不喜王

之浩蕩而不能暇究其歸也陋汪而時或蹈其纖巧

喜王而不能百一其浩蕩則僕識不蚤反不力之

咎也願其格調果何害乎足下誠以為為莠之不可

不錮鳴梟之不可一旦不更鳴也願再書破我



耳獨以春宿左省為五言神品第一却恐未然左  
省景光何似而啾啾棲鳥味之發端於皇家氣槩  
殊不相似然第額聯佳結佳以愚意臆之此韵頗  
難因難而及玉珂因玉珂而及金鑰耳此詩本無  
可訾若以冠唐家三百年之五言而指為神品或  
者未安手詩有所謂長城者以我據其雄而強有  
力者不敢闖其藩有口者不得雌黃焉願於諸品  
中又未知居何等耳此謂難  
之難者也原本奉歸計六冊  
足下問五言律何首壓卷僕謂終須於杜集中求  
之八月湖水平結句弱又尋常風勁角弓鳴自是  
好然大槩不及杜摩詰氣象何嘗不宏濶孟襄陽  
終狹小不得指氣蒸雲夢句便謂濶大也昔聞洞  
庭水安能及東郡趨庭日足下嘗嫌東郡結語不  
知正是古雅前曾以鄙意請問首東郡次冠冕通  
南極結語不俚也足下以為俚再次乃昔聞洞庭  
水耳此愚意也昨夜適檢杜集得納納乾坤大一  
首謹以壓卷何如以納納居首次乃及風勁角弓  
後又歷次之八月湖水須在二十篇之外辱問敬

復吾兩人各抒所見寧有他遁逃乎

前蒙詢沈嘉則詩集未及答是時正欲為豐對樓

集作序即以序請正耳今序猶未就詩固以風為

主風人以情與景故多比興嘉則率是道故越度

滄溟先生滄溟與弁山兩先生厭情與景為尋常

淺薄不用而用事用事者用學問也雖然乎即學問

問嚴滄浪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雖然乎即學問

而錯之情與景故益妙即情與景而以學問出之

故益雄邁不可及滄溟鍛鍊有痕迹便是直賦與

風遠安得似鏡中之影水中之月乎若嘉則真有  
風人之致則真唐詩也特恨其不讀書耳滄溟是  
我朝詩去唐人遠箕仲之評  
良不為過孫先生謂鄙言竟何  
評嘉則詩俱中其膏肓然渠所長乃在歌行與七  
言絕其他不無可疵至謂閱五言律至五十首而  
無一首佳恐索之過苛俚率淺自是此君沉疴不  
易擺除又謂於樂府稍窺一斑却又未必然此君所  
不能辯正在古體能窺樂府又何難古體之有  
僕方擬作豐對樓集序得足下評令我快



辱惠諸詩敬讀數過大抵前日面言已盡今蚤床上想楊柳依依及遠猶辰告答問畢竟楊柳之義長而辰告爲不覺於旨夫雅頌何難難在風耳韓柳之詩畢竟讓李杜所以首韓柳有餘於頌而李杜則真風人之致也試今披卷覽之僕言豈不然哉尊作大抵直賦多寄諷少耳足下最受盡言敢以此語進

與余君房論今文選書

今文選承大教後不敏又細酌量一過茲以全部敬呈請正外又具就正目一本內有四品甄別并稍商確語其有神妙能具四等品標列者不敏所收也有墨鈎者不敏所刪也無品亦無鈎者待先生而定也其所收諸文不敏舊有批評在原本今命胥人錄入選本內併以請正昨先生所詢亦卽登答於上大抵鄙見與清鑒相符者多惟空同大洲二先生不敏多所取先生或稍不滿耳又弇州太函二氏今時好方逐之不敏恐有所遺復細搜一過於弇州復得五篇



太函三篇然終未甚慝意若以視陳蘭州王新甫二篇則似稍勝耳又雲杜一篇九崖一篇此十篇係今次增入者望先生更加意鑒之其北虜紀略譜傳等類前教謂宜別行固是正法眼但北虜紀略錦衣志在彼集中原自列於文部與廣右叙台州傳正同何獨取彼舍此若譜傳官師志雖體制稍不同獨念李康二先生文茲兩篇實其最雄肆者若刪之恐遂湮滅不聞今譜傳在集中人已多略去不觀至武功志則世已罕有其書誰復取而誦之二先生精神竟與草木同腐深可惜耳若謂他似此類者尚多則似無

有有卽取增入之何傷也文選不取史傳良是然西山氏固節取之何必蕭氏之是而真氏之非乎且昭明不能捨復取史論及述贊是何知二五而不知十耶又前先生所評有云收者好者通者尚未甚明白今願先生於的然當收者標一收字當去者標不收字在商量間者或標云姑收或云亦可收如此乃有所持循不敏乃可據以再加劑量也大抵鄙意謂寧遺無濫天下文集至多安能盡觀惟使收者或一種書稍足傳斯爲得耳然唐文粹唐詩品彙二書最漫雜無倫然至今傳孰謂天下有離婁哉今願先生但



以獨見直標去取不必以不敏品鈞爲則玄卿意在  
必刻不敏則惟慮盲子辨璧或貽有目者嗤耳此請  
正意也其餘或當收而不敏偶遺者更望先生增入  
先生竟此業或旬日或浹旬幸示其期不敏至期當  
專人候領焉

今文選一事向在戊寅歲曾與箕仲談及鑛云第恨  
於詩道未徹箕仲云如此公任文僕任詩皆唯唯皮  
時亦曾一搜諸集頗殫心力記箕仲曾告鑛曰  
苦無完璧昨檢其七言律奇句自不乏第止可四句  
佳耳再則六句佳止矣必有兩句失步真乃極苦吏

事鞅掌竟不獲竣業然鑛自後此事不去於心每見  
佳文則志焉頃抵毘陵玄卿又以此見命鑛述前語  
因曰箕仲無從得詰足下卽任詩何如玄卿亦詰焉  
鑛之不選詩蓋漆雕子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耳非置  
詩不采也玄卿去歲有書來頗以爲繁而難竟近日  
書來則曰細閱諸詩卽其佳者苦未能追唐人中駟  
則次者可知歌行稍佳足下必欲備一代之盛業願  
速移書促玄卿焉至於賦實乃鑛素性所好每見集  
中有賦無不讀者豈但不能並轡西京嗣躅潘左卽  
有阿房赤壁等亦且收之矣凡摛辭之技必專業乃



精今人皆以餘事作賦夫安能工或稍襲一二字句  
卽謂屈宋復生或得其敢亂道意輒矜前無千古今  
集所具獻吉仲默昌穀子威元美次榎其儔也然亦  
豈能越此二道韓子云畫鬼魅易文徵仲自矜隸書  
足高一代皆此意耳世不尚故工者鮮世不習故觀  
者眩其實明無賦乃定論也足下讀今賦甚多試  
舉數首共相商確鑿實大願焉或卽足下任選賦何  
如伯恭未脫道學氣其文鑑又係應制大約如張沙  
老文範一體必一篇一人必一篇用以合時眼平衆  
心耳若自所輯古文關鍵固無詩賦也何子十二論

在彼時規規洗濯猶未能盡脫宋氣昨復取觀之似  
尚在今時程策下安可入選他文秀潤者或猶勝論  
第骨氣不足終難選耳

后岡與屠田兩書遵教選入蘇門集序未佳茲增選  
靖州碑來鴈論二求訂正海隅集乃卽是徐宗  
伯集此七昔在六曾惠一部爲人持去才非不通達  
但其著作與沙老俱係名公餘業非是當行似難入  
選譬如歌者尚未按腔安問工拙蘭暉堂集近曾看  
一過苦無可選田豫陽炎徼紀聞甚佳然亦非文派  
可備國史耳曾見其文選序亦可觀然尚在蘇門



序下全集則未之見也此外有可入選者更望指示  
諺云漢文唐詩宋表元詞豈不然哉昨偶見李端古  
別離詩音調婉切卽二李何王諸公恐不能作寧可  
以別長勝則有之欲求如此之本色如此之自然未  
能也玄卿謂諸公佳者不能追唐中駟良非謾語詩  
尚如此况賦哉偶揭子威集讀其諸賦以其似也則  
篇篇可選如求其真也卽一篇無矣歐蘇逃之於文  
亦不得不爾若選今賦或於第二等文集內求擣素  
枯樹等精工靡麗者尚幾得之屈宋楊馬斷然無也  
宋詩亦未易可輕惟七言律堪嘔噦耳其古體及五  
言律亦間有可觀意味尚真於今也

今文選來教謂必篇篇如柳濱鳳泉始成選此原係  
鑛本意初如此選則空同槐野總不及二十篇玄卿  
以爲太窄後遂稍寬選然正將以求先生折衷非以  
爲定本也今承剛定選目大約與鄙意不甚相遠第  
姚母斷在當選而新甫斷在當刪又吳峻伯莫右使  
二篇俱未盡善然莫篇猶有獨到語俱刪亦可欲存  
一寧取莫耳五嶽水經序太拙而堆殊無佳語似乎  
難收顏惟喬曾見其一二篇未佳陳子虛文未之見  
今俱無其集成化以前文非不欲選非發慮作五六



分事業自向日與箕仲議起凡我朝文俱曾讀過  
實無可取昨九崖二谷采山等鑛略取數篇先生猶  
謂不工而刪之若前此諸公文其上等猶不能當今  
所刪者將何以選焉羅圭峰乃成化間人亦非起北  
地也宗徐二集完上

顏惟喬陳子虛二集雖未見昨於文範內各檢得一  
二篇顏乃空同之草率者陳乃二谷之靡曼者似無  
須搜其集第諸名集猶恐或有遺者因再細心擇之  
又得二十三篇此諸集亦皆偉文當時不取亦皆有  
說非偶遺之惟名園墅一篇係弇州續集新擇者耳

蘇門序適又取看之終是難選其大勢規模景文唐  
書語已自卑卑且論又未必當干業詩自可選無假  
此也信陵祠記亦可選是弇州集中次等文字得更  
一刪則佳然所恨者猶未脫經生氣耳南沙易春秋  
二序却難選此如孟堅律歷書雖絕佳然吾等終不  
日讀之仲默選入學約文諸生至今未一目恐不無  
費紙之惜

選我明詩者前此凡幾家君房先生曾備見否近  
偶得一選明詩法更不律以漢魏盛唐但卽其有  
獨得者取之如此方覺有衡度不知足下肯見許否



王道思批杜詩殊無所解前書謂渠不識杜良然觀其意似欲以建安衡杜然其實亦未識真建安徒於面貌間彷彿臆求之耳若杜則乃真識建安者也不敏今欲以今選今正以杜批杜意耳

### 君房答論今文選書

足下於今文選注精若此僕既誦札教亟一披閱而後悔其曩者之答足下無乃草草胡以甚也當敬遵來教隨所規擬覆之品目以請於記曹不敢詭其初心自遜於蹊徑以干二三之誦今月二十五六或得遣一介奉報更復所之珍護東西必與俱無他或虞也所歎乃不及賦與詩則茲衰終是半古之人諸君子之所浩博宛委而稱大藏至於不盡剖發不能不貽千古之恨而足下發十策才得六七而止而以勞後死者何歟呂伯恭輯宋文鑑亦采賦與詩宋賦若赤壁諸篇特有韻之叙論耳詩至令人嘔噦伯恭不得棄也何者一代典籍係焉又昭明先之武伯恭模其踪有可不備而必備則伯恭過泥也我朝之賦雖不獲土班西京諸公乃視宋已高翔于仞上矣自于鱗氏倡養氣亦須十年之說伯玉遂不敢染指寔非英雄而謾作欺人語益張之拙耳今三四公在若詩又不勝枚也烏得盡置之西子顰眉當不徒艷于生泣血豈曰空懷敢問伯恭先生烏乎夫然無忽於乃中



哉儻煩足下銳然克詰不過費糜漿一月賦兩月  
 詩耳若其不然是乘黃屋闕左肅尊嚴不聳霧嚮  
 猶遐惜乎是真主之驅除非大輅之走康達也寧  
 自處於不給而讓人以大完非僕所知也惟足下  
 載裁聽之  
 斯文幸甚

答既具又取選目諦觀之不覺憮然太息曰大哉  
 選矣精矣偉矣顧獨信陽何子不獲姓名其間生  
 能建旗鼓鞭笞中原而死不得與其儕享魁岸折  
 首之名豈不寬哉茲選出山增一劣崩海增一澎  
 湃二祖有霧且持此以誇詡先秦兩漢諸帝者  
 吾家諸學士何遠不渠家若哉而主是選者又孫  
 先生也孫先生高朗忠亮天下之比斗斟酌化權  
 宜無不準而此一帙也猶不能無號籟聲何居如  
 以賦與詩即信陽子未必執牛耳要是十八九左  
 祖中人也僕故謂宜收此二種以成大完不特為  
 諸君抑重感於何先  
 生願先生留意焉  
 熊先生於文可謂邃博更復風雅高邁全從左氏  
 司馬孟堅來然則先秦西京果可追乎前曾問弁

山巵言內不知作何評騭至如發示五首更復精  
 雋即于鱗恐亦未易辦此人固各有擅長也又恐  
 不止此五美更一鉤括何如  
 乃詩大似徑庭又不識何解

海隅集是徐宗伯太室先生所著并春明集通計  
 三十九冊并宗子相集俱附往惜子相蚤死終未  
 成徐宗伯却甚平實應有可采吾鄞張東沙先生  
 有定集有可收者否願加覽擷陳后岡亦蚤死其  
 序蘇門集與田叔禾暑漸山兩書俱宜入選即叔  
 禾與漸山兩集俱曾細覽否蕭暉堂稿恐終穉弱  
 不堪銓叙統

惟高明裁奪  
 足下選今文選真同讐校然欲以一二公畢斯大  
 業則真所謂一手足而談后稷之烈也憂憂乎其  
 難哉今業已粥粥捐此精神以期比隆於昭明先  
 生烏得不侵尋歲月蓋寧以稽緩得之譬之神駿  
 見鞭影便不可羈縛然寧保無失步邪况今茲又  
 增入詩賦為日愈多故遲乃大得也箕仲天資故  
 長於詩然看詩率草草放過今日委之他日仍須  
 勤覆耳乃足下看詩又何嘗不善恐徹者亦不過



是劉子威嘗自稱看詩極精惜乎耄及之難可借  
力也足下謂我朝無賦雖然如子威先生之賦  
亦掩映千古矣集中賦最多亦最良僕不能枚舉  
大抵十可得五六也往子威曾對僕云近見元美  
寡婦賦儘佳然元美為文率易即有才與學不暇  
沉浸含咀而工緯繡是以遠謝古人而近讓子威  
有以也于鱗則遂靡然猥云十年乃可字而伯玉  
從風投地猥云十年尚有臭不亦足捧腹乎此外  
獨次榷近西京頤體質良未暇斲格律具未暇煨  
其人自爾其文固然獻吉仲默望實相亞以此推  
索儻得五六人乎今後死者知孫先生苦心耳何  
得盡置不一流覽也乃尊教遽命僕典茲選僕何  
敢辭然專之則不取庶幾檢點竟更取裁奪耳若  
論詩正不必如玄卿經印證唐家蓋唐家以詩  
取士故矩度嚴我朝不以取士故左右縱橫無  
不有之不必規規惟唐氏之拘也我朝諸體詩  
頗亦昌博雄渾纖不至寒儉細不至厓楚何止歌  
行稍佳而已往嘗有書抵毘陵祇論文意欲并  
國初逮今俱一澄汰玄卿不必允今當與之論詩  
并促之也前論呂伯恭非謂文鑑為三百年不刊

之物正嗤其絀濫大非照胆鏡耳嗟嘻吾四三人  
者微天之靈畢一二年之力公心誠志所收必高  
良名碩為國光應不淺願足下勉終之若  
僕誠下走不足多穎謹上狀具復非敢過遜  
尊教前後所論后岡集最善亦最嚴矣來鴈論靖  
州碑入選俱得然使子威為之更邃密當過此此  
二作者視子威句有未練字有未深當是第二等  
文字足下蓋未闕子威之奧也子威精請若此世  
必有知之者前讀其近著雜俎燕語乃極詫世鮮  
知已今足下猶不憚適中何怪子威之既噫不暫  
輟也今人博不難而難洽本朝無媿此兩字唯  
子威耳諸公安得庶幾蘇門集序終宜收所喜在  
平淡而味却雋未在后岡亦極綱耿矣蘇門集何  
如有可選否如不足選正須藉此以存子業之平  
生烏可置也獨藝苑卮言謂后岡如小徑落花却  
似苛后岡集張東沙先生刻在楚藩司板即留彼  
近年林侍御刻在留都板在其家謹索一部附上  
后岡先生農家而得為貴郡董中峯宗伯之督事  
亦奇其夫人亦能詩惜不傳每  
詩成輒與夫人評定乃出跡人



僕春初有書抵玄卿謂今文選是我盛明一代大典宜從國初諸公起始為完輯奈何斷自弘正以後也玄卿即以屬不佞為之此語竟不及白之足下今其書來獨問此一言耳此意恐終湏了以前國初一段足下細思之既已費其心力耗此歲月董董止做後一截事又將前一截讓何人做乎宋學士劉青田方遜志何等人物足下置而不講何居即吳淵穎蓋學士之業師也如不系元人亦須與評騭其中百餘年間定不多人謹再煩吾丈何如曾入遊四明山否幽奇最勝九月間曾小住五六日無已携諸公集商確此中何如新建伯曾留題尚在也曾閱黃五嶽集否水經序大佳似不宜少此一體謹詩問

今文選目僕輒私定錄上非敢以臆竄易大抵奉足下指歸遵為規度耳蓋與前教所謂寧遺無濫者必如此庶幾稱嚴耳且斯大事不嚴何以信今而傳後乎僕所恨者平日不曾讀諸公集胷中畧無蘊畜今一旦執役徒以記曹所嘗健羨留之所彈射去之以此枵腹遽然手眼能無厚顏齋居猛

欲取諸公集評之而時已過精已消亡豈少年學子尚堪此埋頭事邪然終湏一查核庶無負足下耳

近日因讀宋學士集儘有佳者若余左丞傳似有五六篇可收其文大抵質而不俚其事核而不迂請尊裁焉

三月十三日偶檢遜志齋集序記無足取者襍著儘有可觀傳文有一二篇可收觀此老之筆縱橫變化豈下身山惜在草昧時又以前道學語束縛之故其所搆如斯止耳因思選今文宜作兩截弘正以前作一截以後作一截序與凡例明白言之才是何獨置前一段不講乎

近得國初孫西原集讀之駭所未見俱是詩只祀竈文一首何讓客難與進學解今人論本朝文柰何止從弘正間始乎真可發一歎也其時有吳淵穎先生者蓋宋學士之師而西原固學士友又恐論者推淵穎為元本不得為我明人此須查的所恨西原集刻於萬曆初年校者自謂嘗刪



去之嗟夫此敵同年也何容易操此進退之柄邪  
丈有此集否宜亟須索觀之其益不小更向粵中  
人訪其初稿庶覓  
完璧如何如何

札教謂選我明詩不律以漢魏盛唐但卽其獨  
得者取之如此方覺有衡度恐不然衡度雖在吾  
心古人不敢信心假之黃鍾大呂以定其軒輕然  
後衡度出焉三百篇者九歌九章七發之準也漢  
魏盛唐諸公安能廢此繩尺以恣恣於絃管之間  
獨選我明詩而可以意爲之邪詩有一字不合  
於古謂之杜撰獨謂評  
騭可以私見參之邪

### 與余君房論小說家書

鑛昔嘗欲取我朝諸小說集爲一部內分四類關

政治者曰國謀瑣事曰稗錄雜說曰燕語論文者

曰藝談各卽原本重裝長短隨舊續得者續入今書

見在尚未及裝也先生今欲分類編說林不知自何

代止亦及我明否鄙意以爲但卽原本拆分爲善

重錄易訛且太費也說郭意林多係剛本如近時灼

艾集相類其剛亦頗不精若槩混入編恐未安或但

取全者類編可也今盛行有虞初志古今說海古

今逸史歷代小史四十家小說今獻彙言今賢彙說



金聲玉振其餘單行者難以盡記然小史內似亦微有所刪且序跋俱無亦未善也又如容齋隨筆夷堅志等十餘帙以上此將何以處耶敝郡先達鈕石溪先生亦頗好此有說鈔目一本今以奉覽然其家亦未備此書或但有十之一耳足下若欲爲說林此目或亦可錄一本存之今先生架上所存有若干種望以其名錄示當以敝笥所蓄者與相校以後可互相借錄或別購也含文嘉足下據文獻通考駁之當無可言若士彰子威所蓄則恐卽此本未必有別本且端臨時已無之矣今又安得有耶書中叙魏晉以下

事亦不足大疑古人得古書每擅附以己意他書往往有之若摘取他書旁見者僞爲一帙務使無少滲漏夫亦何難之有百川學海鑛亦有其書發來目納上



君房答論小說家書

足下謂僕止宜燔沫故業不當驚博况茲衰年尤非所宜可謂愛不才之極矣從茲敢不服膺至訓顧僕夙習若網荏苒為常非長者誨之幾成迷子數日前讀百川學海一書輒詮叙厥目錄存篋中適使者至輒用附呈願亦繕寫一通度之芸閣何如僕初意欲將說郭意林虞初志諸小說家分門粹成一編題曰說林不自知卒遂與否而已謬吾丈愛僕之肯矣無乃以規為瑱不改而甚之邪既以謝足下爰書以自惕云

小說家當以事類為次不當以篇名之偶同為次也如東郭說鈔則唯以書之名目為類遂至事蹟混雜無序此謂存其目已耳非歸之統紀便於參伍者也僕前請教欲收拾小說俟滿數百千種分立門戶如歲時為一類而荆楚幾家俱附之耆舊為一類而襄陽幾家俱附之叢談則凡談皆附之搜神則凡靈怪皆附之文房則凡墨譜硯譜皆附之庶幾襍而有紀不至散漫茫無綱領若如東郭



止以篇名爲類其他紛亂無可收卒不免另立殊  
名一類矣非序說家之體也不識高明謂何原本  
已錄過奉  
歸希照入  
東郭爲誰說鈔多前代者頗稱富矣本朝不盡  
見鈔中是何以故檢足下書原有四類已得緝領  
但未盡耳如郵意乃爲盡也顧  
日暮途遠何時副此願焉也乎

與吳伯霖論舉子業書

鑛去歲致書時未見長公近作止見十年前作惟以  
向時調格計日月揣之謬謂伯霖非趨時實乃時之  
所趨耳後入冬史伯晉以足下論語近義八首見示  
則視昔又加精詣蓋已妙得今時之髓而沉鬱超邁  
又高出時作十倍謂爲時之所趨豈不然而復爲  
時所遺則鑛乃重爲嘔歎扼腕有不能自解者矣大  
抵今時正文體之說亦最誤人所示如此所取如彼  
而又間有果如所示者人以是益罔知所向鑛於此  
謬有偏見以爲寧信足無信度果內省於心而自快



則人亦鮮有按劍者也要之平正原無定的當茲時  
而談平正必極神奇之技而鍊之入於渾成庶爲得  
耳若止漫舉三十年前語當之恐卽彼時諸公爲主  
司亦且嚴棄之矣少所見多在恠信然然使至朔方  
見橐駝成羣則又安有馬腫背之說哉來教引沈攸  
之語欲矢心讀古一見其奇癸卯秋捷料莫能先鑿  
終以時之所趨爲券矣闢授經湖上弟子來者甚衆  
居舍不能容方益構舍卽古所稱公超市曷有加焉  
念及此心神飛馳恨不得卽趨坐側共討論藝文兼  
攬湖山之勝而嬾與慢相成西棹竟復夷猶殊自愧  
也母相忘

歎帷中高文不妨郵示鏤且拭俟長公之令時趨者

也母相忘



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

世人皆談漢文唐詩王元美亦自謂詩知太曆以前  
文知西京而上愚今更欲進之古詩則建安以前文  
則七雄而上文則以易書周禮禮記三春秋論語爲  
主兩之語策參之老莊管詩則三百篇爲主兼之楚  
騷風雅廣逸漢魏詩乘一意精詣大約已定志今以  
告吾甥共臻斯路如何更得二三同志以相周旋更  
大善自前所列書外可一切置勿觀卽此一笈篇帙  
亦儘富次第進以娛目儘不厭也

嘗妄謂商以前止尚書上卷二十餘篇此先秦也渾



而雅周易周書周儀禮其周之舊乎奧而則戴記老子春秋經管子三傳國語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而巧新而無窮皆西京也莊列策騷其周之東乎竒而肆韓公子文信侯其周之衰乎峭而辯皆東京也若以近代方之經爲韓莊騷爲柳馬班則永叔子瞻耳今擬欲祖篇法於尚書間及章字句祖章法於戴記老子三傳國語間篇字句祖意字於易周禮春秋經間章句不獲已乃兩之以莊策其縱而馳也乃任途於韓呂最後而陸沉於馬班然亦慎言其餘矣執此道以精詣稍需之三五年或當有悟境也詩止建安以前雖若未盡然三百篇及古歌辭竒變固具十五唐歌行五七言長篇新變聲雖足喜要之非誦唐詩者所構待吐語逼曹劉時然後博及未暮也李杜二家是宋詩之魔尤當姑舍如近日文體俱沿韓柳顧不枕籍於二集此可知其解矣偶因汪司馬墳雅之說妄品古籍竊以爲易詩書此乃三墳周禮禮記春秋三傳此乃五典儀禮管老列莊國語策騷此之謂八索荀韓呂淮南史記太玄漢書文選詩紀此之謂九丘學文者讀此足矣卽不讀穆天子傳等不記祈招之詩無傷也



所云五車一笈若待刪削始出恐汗青無日愚意但取十三經註益之以汲冢周書史則國語策史記漢書子則老列莊荀管韓呂佛氏則取圓覺楞嚴維摩騷則楚辭詩則詩紀無已則更加之文選或再附以十二家李杜此則可爲五車一笈餘皆可不觀矣五車一笈前目已多甥今所欲益惟孫武庶幾穆天子傳亦汲冢之類顧馬能爲有亡山海經語多一律水經以註鳴西京雜記不無冗事越絕文始參同非雅馴弘明乃六朝之靡皆難以列於正業讀書寧遺無濫且先沉澗其精若牽愛不舍則晏墨子家語說苑法言太玄諸種尚多卽兩笈未能盡矣儀禮叙事有法第亦是一律體中子夏傳甚精管子甚深甚峭不可槩目以質古淮南多襲若淺見者私以爲帳中之秘亦無不可今旣以海論水則彼易澗者自難居亞旅耳

若立程愚以爲文一家則易書三傳周禮禮記語孟語策老莊韓至史記止詩一家則詩騷古逸漢魏詩紀選詩至杜集止皆一年一周必不可缺其餘則程外及之或卽更立程外程免至泛濫尤爲善計也作與讀互爲進益作亦須立程每月文則三二篇詩則



十首且多作五言七言姑緩今人詩不如古者正坐  
就務七言耳若如滄溟作擬古樂府考究故實一當  
古人更善卽不能盡工然所得深矣

寄來書程大約卽曩所欲精心十餘種天下佳書原  
無多許但所限書似尚覺多恐力不能徧卽徧亦恐  
屬涉獵曾記甥云汪司馬勸令勿務博洽而少精詣  
今豈忘之乎禪家丹家書於文章家不甚切卽欲觀  
亦只楞嚴圓覺維摩三種足矣其餘余不能知要之  
豈能過荀韓管呂若取以博竒醒目謂勝於說海玉  
露諸書固善然却不必限之程內也語孟精奧語更

奧而竒若洗眼靜坐以觀妙處自見人但以其太熟  
忽略之耳雜看最宜戒卽欲有所游息以娛心目亦  
不出前程中數書可也史記可與杜詩同看漢書可  
與李詩同看

談檀弓工自宋代已然愚以爲公穀者尚當兄之乃  
卒未聞人極口何也愚甚欲刻十三經註懷之十餘  
年每以告人未有應者然八經已有刻惟公穀語孟  
孝經尚待價耳若得徵貴者一假手焉實愚所快甥  
豈有意乎

公穀何范註中頗有解或不讓元凱刻之自一竒且



簡帙不多卽圖校不難也輔嗣易杜左鄭三禮鄴下  
故有刻豫章近復刻孔書毛鄭詩若更益此二種則  
漢人五經備矣

甥欲刻汲周書愚以爲此似太古祇可作清玩耳未  
有實用吾甚喜公穀二傳而今世不甚行向未刻有  
註者若將何范之註依吳中舊左氏杜註板刻之使  
並爲三傳則實可日看非徒爲玩者比其文甚精簡  
而妙真一種奇雋也

愚嘗思得十三經句解置案上甚快奈今世無其全  
部然得一二老生集而畢業或亦非難耳五經四書  
及周禮舊俱有句解愚曾及見而近日廣購之絕不  
能得甥家舊有存者否吾姚舊家亦可從敝笥中覓  
得之乎左傳句解佳本不可不購

周先四籍目送看相知者欲刻書不可不勸其刻公  
穀註愚急欲得讀之也二禮三春秋國語管莊此似  
須急讀者

讀經之說正可於此時爲之詩書非熟讀不可且盡  
此一經三傳則姑以爲游息恐日沉思於書思或苦  
澁稍以之豁目耳戴記乃甥本業玩之固易也

近日玩書於何籍有所得汪司馬周禮註約會刻行



否此書終是偏枯若用以貫串百家良不易須合十三經乃可也

注司馬謂好小子書者識漸下卓爲確論周禮是古隸書其語有絕精鍊者後世文人莫能及然大方鮮圓活馳騁之妙司馬文已成家用以爲助固善若學者專攻之恐未能生逸思耳

盲史字精而有法國語初變尚書體是今文祖國策仍依劉向古本爲佳

南華副墨亦未入悟宗但掠取大雄氏作機鋒娛人目要之不能出郭生上也老莊翼論宗爲多亦稍覺

煩愚意釋莊者但須訓詁字義再爲疏解於後使大勢通順卽得其深旨奧義俟讀者各以意求可也道藏中南華註疏及義海二種頗有發明勝副墨錄出可備觀李斯與吃公子俱受業蘭陵者非旣自爲書而斯爲文信舍人或者呂覽佳篇多出斯手耳

甥刻太玄果好之乎此書思頗僻澁但可時目爲娛不足沉酒也尸子聞世有其書而未之見楚漢春秋黃宿海曾云已得古本南都重刻何未見印行蓋鐵雖繁辭而氣猶樸古儘可觀桓譚新論若訪得時卽宜借錄



廿一史向甚欲刪之亦嘗一觀大略若創此役亦稍有規模似須十年之功尚有待耳愚近看者廼史記亦頗有評點第此書簡帙重大非旦夕可竟又其篇章每患長費討繹不若國策呂紀等易作止非特鈔工力省所獵取亦常多也  
班史我愛之過於子長記苦無善本凌氏刻雖稍工然評林却是蛇足又其註亦止照南監本中顏氏註已經刪削其刪頗未當不知出何人手閩本字細惟廣本稍佳耳儻別有精刻甥能爲我覓之乎文今太巧靡矣必歸之孟堅乃爲合作

戒雜看看必動筆如此不惟心細所得深且異日足有所考也聞之昔人云再看時別換一色筆如此亦自一法愚近看書覺比往日有得但苦無相商確者周文漢詩以自樂誠有餘若爲有用之學則將宋史整理一番真不朽之業且心行經濟俱有益也爲此亦有要訣不在作文先將野史語錄及名臣言行錄等帖粘連附于舊史其無關係中等之人及各履歷俱刪去之卽已思過半矣

宋名臣錄甚佳勝于宋史日常玩之於身心益不少此亦法後王之意也但經世大畧少讓唐漢耳而搜



尋名義太苛刻使英雄之士未免縮手局步然亦不  
得不爾夫子聖之時豈不然耶

宋時人物雖多佳然亦不稍無標榜又甚易藏拙此  
是渾沌開後學問大約文多質少然渾沌既開安得  
復合用世當師漢唐自守則宋人無滲漏兼之者孔  
孟之學也

嘗謂人之爲文其造意立格必專宗一家如子厚之  
國語未叔之韓文斯爲要領其他書則但以相資助  
汪司馬文大都主左傳其摺摭字句無所不有然要  
以潤色丘明耳今若於左馬之上未可爲宗者周禮

似不如禮記卽潛心深味之何如

操觚欲入作者之室自非易事書中道及不免循墻  
此則似悟入語大都初入門必須頻拾已披之華至  
深且熟則未振之秀自來古人皆如此高明者雖云  
捨筏登岸第未離於岑安可卽憑河乎

作文大率以整大濶達爲上不能此乃於字句求工  
圖粉飾耳文中生新字多亦非大雅凡用新字者穩  
妙上竒次之若不穩又非竒乃是呼驢作衛無甚意  
味不若雅字爲善也又難字用於排比大股中猶可  
若起頭及轉換處尤不宜用可平心斟酌之



序文體創自韓柳還須將韓歐諸序記一細觀便得  
篇法其法亦自六經及莊生太史公來第二家題近  
易醒由此再畚馬莊得其神而易其貌靡不善矣  
大都書之佳者已盡於藝苑卮言中所談數種但自  
玩味之取其可喜者各從所性枕藉觀之自有得也  
宛陵舊有韓柳集刻吾以歐蘇之居士集東坡集本  
佳皆二翁自擇後人益以續後等集便欠純粹若只  
以二集刻配韓柳亦自佳鹿門所刻八家抄則雜以  
已意宜其書之不甚傳也

用脩諸種向亦祇見其名問之滇蜀人云其家有之  
顧路遠難致然其書自是海錯品非正味或亦未當  
苦覓也大都書惟兩漢前爲佳而就中又只熟知者  
爲最三傳國語策莊列韓非更益之昭明選已大可  
沉洎濡首矣

來牘述汪司馬所論甚秩秩美矣其短起翦亦近是  
顧此諸君之畧其運竒制勝亦足雄一時寔亦恣然  
自快設徒挾軒轅以令七雄無但成安之義兵將或  
爲程不識之部伍是必且爲李將軍笑矣太華記果  
歷下集中第一然而非孟堅語康長公于肅愍碑管  
韓二子序似未肯以彼易此也



文章一派太倉新安後是何人主盟耶太函全集昨已見之殊不若副墨精而大閱賦亦不見豈有志未成耶歸田後諸作大約漫興多人各有所長此老自當以精勝乃奪目於弇州欲與共爲眩博不知此正係弇州所短何乃效之耶

近稿俱望細評復我於古人似何家今當何品金陵騷刻雖工但增入賈生二賦及中有易新序者則王朱二註相混不若豫章刻爲佳賦紀欲刻固佳但此等書搜之甚難恐不能速成設遺漏多便自有議故必須多經人目討論累年方可望成帙耳

詩紀刪之甚難若拔佳篇則文選已得八九鄙意謂須碎摘字句斯淘沙法或隨意錄出或卽其書標出不必盡其粹亦不必盡當惟期以自益而已金湏自沙中揀得乃佳積金卽係宿物甥今但取詩紀置案上信手繙閱不循次第亦不立程有會心處卽丹鈔識之詩紀爛詩人半矣

詩可以興其道最近人而亦可斷續爲之與宦情不礙然須深沉求之乃覺有味今且將三百篇及風雅廣逸及詩乘置篋中碎摘其佳句信手錄一帙日諷誄之自能令詩思勃勃此事須求自得不必逐時好



又須覓不經人道語然亦不可強索精神合自有入妙處得一首合作便足引滿自慶勝作影套子語百首也

詩道惟在以句求玩漢魏詩深自有悟入然亦不須欲速久而融會貫徹則信手妙境矣張景陽左太冲鮑明遠於詩選中尤慷慨峭厲可喜劉越石亦跌蕩不群常目之亦可大發才思或卽定之爲師亦可文通全集得合璧玄暉自是宣城美事第其佳語已盡於選茲亦祇博異聞如彼秘色品作書室中清玩耳未足爲學詠者益竒也

唐詩若太多不能盡刻只刻律詩盡一代爲唐律紀猶勝於斷自盛唐而止甥今詩宗何家蘇李之五言李杜之近體人人能言之然恐未必真有入項在山中雜觀鮑明遠劉文房頗有獨造甥以爲奚如

七言近體勿隨人多作此體在詩中又別一境大難言古選固是詩本或太遠只五言律爲近而正唐人五言律不問初中晚無一不佳杜尤臻神境若常細玩詩寧有不工者詩必工始出不輕易成篇亦是入門一訣也

杜詩信可玩然須觀千家註本蓋其詩以年叙甚有



次第可考大曆以前殆無不佳最可法夔州以後則  
頽然放矣千家杜雖未詳然他亦未見詳註且以此  
爲主而以他註相參校亦自足相發明若自爲杜註  
搜羅標揚不以賈註名而用以精詩理其爲益固不  
小也

汪王批點杜詩若果發梓亦大足喜獨念弇州公素  
踈逸今齒已暮安肯復屈首爲此恐終成蹉跎然此  
實人人可爲愚今與甥且各草批一部相印證何如  
李詩亦宜將註本批看

全唐詩紀若出一紵紗帑藏雖不奇古然亦太富  
剪裁不盡矣

唐詩紀必盡中晚乃爲大成若但盛唐而止則其集  
皆家家所有卽所新搜不過什一二耳不爲奇且中  
唐以下絕句甚有入神者樂府亦大有奇惟律體俚  
弱然五言亦間有獨造者安可遺之故必盡中晚然  
後幽奇種種具可喜耳

唐詩紀看過凡輯此等書其功乃在搜奇抉異盛唐  
詩不多俱在人目前者卽有一二隱僻語亦多淡淡  
無奇異中晚體格雖卑然中寔有奇妙句人所不能  
到又其卽事爲味響而切足動人甚可剪裁作詩料



譬之前詩紀古雅雖在漢魏然搜竒抉異全在六朝  
今此書祇可如甥所言携此一部免携諸集耳  
二詩紀甚愛玩之但怯於爲點若作工書媚點今精  
神非少年比矣儻甥肯更以佳本相易則當信手點  
之興到卽書耳  
樂府須始于上古乃佳若畧去周前恐不爲全美秦  
以前大有竒捐之可乎且舊本固自上古始也今博  
搜樂府但須盡晚唐不必又及五代蓋樂府貴俚要  
使閭巷歌謠盡入乃爲竒耳晚唐而文者雖遺亦不  
足歎也

近體樂府如白樂天等篇似非本色或可刪之若增  
入太多又恐浩瀚翻失樂府本意耳自上古至隋俱  
是本色更不須摘唐以後則須辨其體李杜及他名  
家可入樂府者最須標別得明此識鑿亦不易大抵  
唐以後寧遺無濫可也

樂府止六朝信是藻鑑第如此則不能出詩紀之外  
未免作馮氏贅疣耳唐以後果太繁盡錄則濫揀擇  
又不易力吾意只取其味古題者存之其新題則悉  
置不用何如

樂府或照舊本以佳字畫新之亦大足快若唐以後



增減精當更佳然爲力大難略刪之亦可力亦不易  
但使人稍有遺恨卽不如仍郭舊矣

不願作詩人此論固高若韓蘇二詩則似非正派韓  
古詩猶有雅旨律詩似未脫中晚氣習常怪此老爲  
文卽東京以下不論而詩却不能超脫殆不可解蘇  
則格調卑淺且復多漫興及縱筆雖間有工語然於  
雅道亦違奈何好之愚前所言周文漢詩終是確論  
何不兩漢易二公耶

邇來玩書有何新得韓蘇仍相耀否韓文委果佳蓋  
皆規模十三經來此後惟李于鱗與同派但才不及  
耳蘇詩語太雜似不宜看或以樂天易之何如  
詩宜自選入然不得唐調終不響若立意高古如徐  
昌穀則不唐可矣近來吟者拾于鱗殘芳多以巧對  
相屬殊不佳要須脫此乃可耳此事甚淵微日玩味  
則自得還從選入爲高也

厭濟南亦是邇來輕俊常態勿得妄認爲奇詩道自  
有正路不必爲優孟之抵掌亦不必爲伊川之好色  
也欲脫濟南不若求之王孟常建爲得

難與俗人言祗時與副墨子相商論耳

弇州文玩數過真切於舉業初謂此公文失之率易



今似不然大抵此公才是如此能急而不能緩能奇而不能正能佻而不能莊足鼓舞後生而不能追蹤古先也

立已固貴文尤須敦行文而輕浮者難與親暱然良友自不可少才不必果高但得勤學有識可實心商確者即其人矣

與玉繩甥論小說家書

前小說抄原本故多訛然不無可意正愚意得一正之更錄過存其疑者乃為得耳然要之不為佳書留心校此不若更校六代以前書也

唐宋小說不可勝窮間覓抄之亦是奇觀會稽典錄弇州說部中曾道及之似有其書有人之姑蘇可令一訪問焉

古今逸史亦未為佳且逸史名亦未確中分志紀亦未當其實華陽國志既以志名即十洲記六朝事跡亦皆志體何為列於紀乎又風俗通不宜刪去雜事



內劍俠傳尤爲駁雜且其搜羅直至晚宋矣然則王子年拾遺記酉陽雜俎何爲見遺乎就申方言最古他書亦世多有者須俟王粲盛弘之諸籍畢搜得乃爲竒耳襄陽耆舊向未聞有刻甥所藏豈古刻耶悅齋所錄愚亦未見第言其中頗與後漢及三國晉史同然固逸史類也

小史四十本其中大半是常所見今欲博新須獨本單藏者其中或有竒耳選此竒固足與元曲爲雙璧也

道藏中有四明山志聞其書載越中山水甚詳甥訪得時望抄一本爲寄

南都書苑雖博然尚未盡也書法要在撥鐙訣此乃無之吳中刻有翰林筆訣殊可觀甥曾見否作字苦無佳紙邇來書帖紙輒澁潤不受墨又更滯筆荆聯又太薄不可作書愚意以厚劄聯作小啓何如

獨坐室中彈琴學帖亦儘有味棋辯是誰氏爲之者須布黑白乃了然今止手玩尚未深究其趣偶揭倒番蓮二變內所云西子之顰者設白廿一不作九二立却作八三行則奈何愿甥商以復我莫廷韓曾云棋可以忘世然疲神無用旬中間一取娛可也



玉繩答論詩文書

舊屢過新安雖常辱汪司馬杯酒晤言猶苦未盡  
 近日有暇得常造太函館中劇談聞所未聞深自  
 快耳司馬云向因賦與各體詩有未備者故全集  
 久未刻今詩體漸備但斟酌大閱賦停妥即刻全  
 集矣文稿因二仲好事而孟浪亦有散佚者今欲  
 將應酬之作仍一刪汰大率詩文共刻成四十本  
 與元美先生之前四部畧相當耳司馬云向欲編  
 詩緒而未成詩自三百篇之遺及漢魏六朝唐宋  
 元我朝之作皆精擇而博選之共百餘本總為一  
 編而分為四緒似風者總歸曰緒風似雅者總歸  
 曰緒雅似頌者總歸曰緒餘四緒之中不拘三言四言五  
 言七言及古體近體無所不採但採其最妙者耳  
 以為此書編成亦學詩者之大助而讐校乏人獨  
 力難就此未完之心事也又云欲編五車一笈而  
 未成其書自五經始除五經免刪外周禮莊騷左  
 馬國語國策荀韓呂氏淮南兩漢書詞賦及各體  
 文漢魏六朝唐詩俱刻成一編子史則稍刪其繁



詩文則精擇其要而釋道二藏中亦取其必不可不看者禪家數本道家數本俱并刻之而總曰五車一笈以爲心目之力斷不能遍五車之煩不如一笈之簡若此書刻成則可以常攜三教之書一人肩之足矣然亦卒卒未竟也又云近來超乘之士厭左馬而好小部子書其學識漸下不如仍進而求之古五經而外周禮爲最惟周禮可以凌莊敵左掩班馬而弟之今方欲刻批評周禮以爲學者之的周禮古註司馬以其太繁欲一刪之刻成名曰批評周禮註約此書尚未刻然今將刻矣又云欲與元美先生各批杜詩而合刻之應圈點者爲作家而不直也而兩公意見或異又不妨此圈彼直此直而彼圈也但欲合刻之各標批語及圈點直在旁以相印證耳兩公久已訂約而蹉跎未果此亦一段可喜愉快之事甥亦力贊司馬速完此件也但不知終能成否前得禹金書云京中覓得于寶搜神記及宋人詩餘數十家亦極可喜事襄陽耆舊傳甥舊有刻本一無可觀不知悅齋之所秘者何書也詩稿蒙批教感甚出塞曲以古事

爲骨而暗賦之極爲佳致但今力尚未及當再呻吟久之方敢動筆耳平泉花木記望錄寄昨得賜書及開示五車一笈書目真不二法門也甥近日正欲束東京以後之書姑且不看而六朝以前終有不能割愛者今大人云文衡自七雄而上真爲掃魔之見可以破耳目之塗者若後生美質生來目不識唐宋書而徑從事斯語其爲無上菩提必矣甥欲由詩書讀起而及二禮三傳語策老莊班馬騷選李杜以爲非精心十年不可以幾悟入也天下同心者少世方雖未脫舉業之厄然其品自奇望大人速以此秘傳之儻能勇猛精進未必不速肖也汪司馬倦倦勸甥勿看類書勿看僻書勿務博洽而少精詣勿急字句而緩章法勿於詞采而忘神髓文且學質木學艱深而勿愉快于踈暢此其訣也甥亦極服膺其訓矣又云文不可無主將六經者主將也莊騷左馬皆偏將而聽主將所使者經也槐野公竟以馬遷爲將而無主將其所不足者經也縱文彩飛動終是起翦頗牧之兵非軒轅之律也又云少年時常極力於選矣既而稍稍薄之乃始精心于左馬既而稍稍離之



乃始畢志于經蓋自晚年日以經為業而所謂主  
 將者微得之矣謝廷諒湯顯祖為選所奴以天下  
 之美為盡在選此河伯之見也又曰讀古人書須  
 當深求作者之意乃得其精又曰經與莊騷左馬  
 每年必須細讀一過而司馬之服膺滄溟公獨甚  
 每日如滄溟太華山記置之班史中不復可辯空  
 同弇州斷不能為也大人云詩斷自建安以前甥  
 以為六朝樂府有絕妙者初盛唐歌行及盛唐以  
 後之排律或數十韻或百韻蓋工麗之極者似皆  
 化工之所流注而不可泯滅若止厭厭三百篇及  
 風雅廣逸詩乘而云詩道盡於此恐未足以蒲果  
 然之腹也老莊翼甚為博雅出焦弱侯之手又五  
 車一篋除大人所開外甥所嗜者如穆天子傳似  
 占傳之祖山海經水經似古志之祖西京雜記似  
 遺事之祖孫子十三篇似兵家之祖文始及參同  
 似道家之祖弘明集似禪家之最淵博者以上諸  
 書文俱奧妙不知可增入笈中否大人退淮南而  
 進管子豈以淮南文勢鬆耶但管子及儀禮文極  
 質古終難讀熟耳升菴先生亦極喜儀禮大人果  
 以儀禮為何如耶汪司馬以禹貢檀弓考工記當  
 無其書  
 愿借觀

古之三墳而離騷經子虛賦當古之二雅標為一  
 書名曰墳雅今寄覽大人以為然乎風雅廣逸甥

無其書  
 愿借觀



與呂美箭論詩文書

國語國策正是史安得謂是子不敏向擬刻周先四籍經史子外其一種乃是雜若名曰集恐未能盡也尸子者向余文敏公會買得其全書問其門下客言已割裂入類書中似可惜然以此知今世尚有之尚可購也

國語是內傳之變正宗所選諸篇爲世人所誦讀者委果板若夫晉楚吳越語中間實多奇變有絕活潑馳騁者但雖騁而終不失其鍊所以妙也內吳語尤工若耐心一細讀當自知耳大凡雜亂時事多新異



晉書爲好事者所喜以此然其文實蕪弱又其中事  
凡與世說同者叙法多不及世說又或錯誤如王右  
軍答謝太傅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  
趣乃作覺其欣樂之趣殷侯答桓公我與我周旋久  
寧作我而作我與公周旋久陸士衡語王武子有干  
里蓴羹但未下塩豉耳而作末下塩豉諸如此類甚  
多不惟意趣有減且失事實今未及一一舉耳  
子政二書儘有佳語大約收拾周以來遺佚亦非子  
政自筆比淮南亦足相當也

韓柳一時並稱大家人謂唐時柳名重於韓然子厚  
不知因何每事皆讓退之而居其次如退之學左傳  
子厚則學國語退之學史記子厚則學漢書退之學  
莊子厚則學荀豈性好所近固然耶近日姑蘇有郭  
雲鵬秣刻李詩及柳文正可與子厚作對吾友嗜古  
兼在所好然當定其一宗  
吾友前云古人作文多欲相角良然如韓有張中丞  
傳後叙柳有段太尉逸事狀韓有進學解柳有晉問  
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  
若相配者子厚有韓公毛穎傳後題云急與之角而  
力不敢暇然則前數篇當是有意力角者耶



唐文沿六朝大約俱排偶韓退之力變槩用散文柳  
柳州初年猶用排格若南霽雲廟碑等是也後柳州  
晚年亦多爲散文豈自變耶抑因韓易軌耶自唐元  
和至今散文不改益重又自六朝來更有四字句一  
法范蔚宗東漢書尤多此調不知蔚宗剪裁就此耶  
抑自東京卽尚此耶然排句四字句自虞夏書亦旣  
有之左傳中更多四字句昌黎雖力黜排語然四字  
句法不廢諸文中或間用之若今時則與兩法俱廢  
亦不論何文讀者但遇散文錯綜句卽覺佳排語四  
字句卽覺不佳豈文道本合如此或亦只一時氣習

所尚耳吾友肆力此業更當參伍以盡其變也

不敏謝客年餘比前兩年稍較閑歲裏曾看史記杜  
詩項病中曾看金剛圓覺楞嚴三經近又看六子及  
韓文又嘗增定古文集古文短篇校正小說數家纂  
輯名世述餘雜覽更無程課碌碌一年過矣

東坡先生極推服昌黎送李愿序曰平生欲效之作  
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雖然先生固嘗效之醉白堂記是也吾友嗜韓必得  
其神髓暇時摹撰數首示教爲快

書來詢作文之法昔王槐野先生嘗告人云吾爲文



置五簿必五易簿稿始定其作先忠烈公傳時先將  
事寔細檢過將堪用者標出命從史碎裁連七紙以  
核桃大字楷寫每一片紙寫一事既乃挨次粘壁上  
室內置一床一椅時方暑先生袒裼盤礴坐卧自如  
或起散步縱意雜亂觀之久之覺意得乃始操筆經  
數日然後成平日所作文亦必與先公商訂乃發其  
作西玄行狀先冢宰兄言稿初出時先送與先公看  
先公為細批不合者詳駁篇中復為更定數旬復送  
趙大洲先生看大洲批駁尤多又遂為更一段先生  
亦不悉從復面談又數日定稿乃出大洲先生曰此  
一篇文字經吾三人數次相商確各吐所見槐野復  
獨斷乃就此亦詞林一佳事此稿宜存之徵吾朋友  
一義槐野曰諾後關中大震槐野家書籍皆散失此  
稿不識落何所吾友好購奇倘仍得此稿豈不大快  
今後操管當苦思徐出雖鮮良友相商不敏願為他  
山之石

弇山續集曾看過未有評也天下事真有出意外者  
不敏當日見管韓呂春秋漢書評林諸篇以為續集  
必更多有奇妙作豈知除此數篇外遂竟無佳者耶  
就中非無彼善於此第行文率易又在踈暢一邊於



今舉子業亦相便耳袁石公瀟碧堂稿瓶花齋稿俱會見然大不及前似乎才盡曹能始云新奇話只有如許既說盡自難乎繼耳才似盡于解脫集矣卓吾但有一段獨到聰明其書亦未必種種佳近見續藏書可以觀

所寄吾友詩稿容細看李杜元白蘇黃俱名家隨所似俱無不可正不必拘拘分別也近評王孟詩四帙附去唐詩品係一時偶然之見未必便的確耳杜律亦有三種一單註者則多與此全集批同又一趙虞註一邵二泉註此兩種批又各不同不知吾友所臨者係何種也

寄來七言排律用險韻是人所難然却是晚唐氣格詩家正派還在建安開元若務求情近便不覺落長慶以後若偶一爲之亦可但不可認作正格耳凡臨書或一時將舊籍少有污損此但可任之書必有污損時此亦何害或乃更見天然趣但洗補卽不堪觀敬以告



與呂甥孫天成書牘

來書所評諸古籍俱得其槩大約古人皆是成一家所以高今人務多變故翻不及古左傳文絕精巧字無輕下文法變態極多甥孫才甚高為文閱暢有餘然微未切實亦不甚工鍊若以左傳濟之亦正是對證藥也

宣公奏議蘇子瞻甚喜之大約是排偶體而行以踈暢之筆乍讀之甚快人然骨力未勁氣未厚調未古且又多係一律耳有謝疊山批點刊行者曾見否若云有助舉業則漢以前書孰非助舉業者謂此為尤



助亦未敢許也近來時藝說理甚精適看十八房魁  
卷才思滾滾不竭發揮題意透徹人各擅一長真俱  
是射鵰手第才氣橫溢或少失之靡漫今欲爲出人  
之技再加之精切卽爲獨勝矣時藝中大有妙致儒  
生境界固不惡出仕後當自知之甥孫所輯晉書僻  
搜范書錄隱渴欲得觀近復有何新刻出但開卷自  
有益貴以意攝之正不必問其近舉業否也

文選太穠厚於舉業亦不甚切若切者還莫過莊子  
國策史記等類耳周以前書無不佳而左莊國策尤  
妙若將今人所常用者摘去觀其餘亦不甚多此亦

易盡之功也愚所看范史尚未盡精奧甥孫所看  
來一印證之甥孫今旣於晉書耶此書愚往年曾看  
過有圈點但無評語耳其書類小說蕪蔓乏裁間有  
可取正如淘沙見金不若范史猶精腴有筆力也然  
後漢亦終不及西京以前左國國策莊列韓非呂氏  
馬班儘足沉酣第猶恐日不暇給耳

三傳合國語只須編年順序去自穆王起至三晉分  
止可也聞商半塾欲刻春秋古四傳連音註此大快  
事但恐板葉太多一時不能畢役不若且刻無註者  
爲便但改爲大字更快人總一有註一無註自宜並



行顧須仔細校定不錯字斯爲善本耳  
唐詩所亦可觀然終不如詩紀完妥大學衍義補維  
揚刻已有此經濟有用之書但條款稍涉迂腐耳國  
學右編與宋元本末俱係今刻刻手比左編似不如  
然亦看得過淮揚又有連舊本末并宋元一刻然字  
畫不工讓南都者多矣鴻猷錄當覓寄李霖寰平播  
書亦易購者宋桐岡有收復屬國一書第丁酉後事  
未載耳寧夏功次一帙大略已具邢崑田平倭刻寄  
覽若甥孫肯纂之以續鴻猷之未盡亦一正務也隆  
萬平攘錄他不能知若東事多不實蓋誤聽浙兵誇  
辭耳天下事說傳者甚多此亦任之若改則不勝改  
須另作一篇並傳耳

輔世編向細看一過時覺中間儘有可刪處當時卽  
隨看隨刪甚省力一時且放過今又遂忘之昨疑庵  
來問匆匆復檢閱遂不復能悉記殊恨失之不得已  
祇卽大事記得真者作一總目寄與之甥孫如欲急  
看當錄一摺并全部寄去耳此書若欲改動須大費  
一番功夫今欲抄亦只照原本爲便疑老作此頗費  
心思非徒抄舊史傳者也

經義近曾會作否思慮出於從容若使其覺勞而不



閒亦未爲良法。須養得心下快然，使文機活潑，方爲佳境。古人云：不怕妨工，只怕奪志。若念念在經義上，如張顛遇天地間，可喜可愕，皆寓於書。則一切事物亦孰非爲經義助者。此在甥孫虔其志，一以經義爲主，而以古籍澆灌之。夫孰有不善，大抵今古二路已相通爲一。其根本還在古籍。若再以十八房稿相證，則其機自有觸動處，願留意詳味之。

寄來新藝甚佳，尚未能細評。然總之是正路。合時只如此作之，不已千竒萬妙。皆從此出，更不須作意作何等狀也。試卷風骨清勁，自是出衆料，必高取。

來書謂玩古繙經，此甚得讀書要領。諷詠浸灌所入，自深願無怠焉。秋闈獎賞是來科，大捷之兆。愚聞亦稍喜慰甥孫才素高，今若沉潛於經術，取青紫如拾芥耳。

時藝自是切務，今留心於此，亦得矯偏之意。若備句多庸，則又須以古書濟之。左傳國策莊子史記，若取所喜者，日置案頭，吟繹每下句，必須合於此四籍之軌。以此與時體相參用，左馬之辭發程朱之意，豈不度越時流哉。近時談者多言今經義涉竒怪，以愚觀之，但覺腐冗纏綿造語下字，一切屬時套，全無古秀。



之氣何句爲奇何字爲怪耶歷科程義是兼古今之粹於中探討尋繹自有深得

舉業無他秘術但在多作作之多諸妙自出又不可太着意又不可太率易要持其中乃可耳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中數語盡之矣勤學以俟時自是正理須致力本業不可復玩愒時日須日有程月有計乃可若文藝果精純而勁快投之無不如意卽是運通時矣

四書義作得熟巧妙自出精刻而不晦澁疏蕩而不緩散卽佳境也秋試在目前努力專一作中式之文不作刻窓稿之文此是直截功夫念之念之十八房稿中何帙相入卽可常自在之古書中左國太拘策史太縱莊列正得中但須稍避其形耳淮南子亦佳甥孫所著傳銘等大約辭氣俱沛然有餘若更進之嚴峭當無不善詠雪十絕意興甚佳但稍似涉宋調耳買書歌豪快自肆自昔所見甥孫詩此爲獨勝讀之甚喜第微有闌入蘇黃處以後作七言古須於婉雅間求之勿遽作蒼老語便不至入宋派耳史無涯如此好書想必有遇時

法帖與書不同榻佳乃是寶不佳卽爲長物雖初出



帖不足貴也

柳文正欲購河東舊刻茲付來新刻亦可觀愚今所批在此但恨註少耳

甥孫所撰越園記畧明核不讓李才仲愚復何如下手耶前談時覺多今記來亦殊嫌其少後有見聞更望續寄

題古文短篇

古文短篇二卷清江敖先生所輯然不甚行世傳靜室中修行法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古事夫古文短篇不亦然乎其腴尤勝焉當夫煩躁未能釋或倦未得睡或小惡撫几讀之何讓啜苦茗齒海錯摩娑墨竹玩瓶中花盆間石也嗟乎今購文者方如賣菜求益枝言爲甘繁辭是逞以茲編置案頭當是逆情法萬曆丁未十月甲子孫鑛記



題曲洧舊聞抄本

曲洧舊聞及東軒筆錄嘉靖乙卯俱刻於義興沈氏  
余嘗購得之內闕數葉苦無從借錄茲抵金陵偶問  
曹能始近讀何書云適假得抄本曲洧舊聞等數種  
余因索舊聞來補完三闕葉乃渠本末卷亦闕一葉  
以筆錄同號者當之亦爲補完因讀一過爲正十餘  
字返之凡刻本誤字抄本亦誤行欵濶狹亦同似卽  
從刻本錄出者不知緣何無筆錄筆錄魏泰撰二書  
筆力不相上下第宋人謂魏所記多不公然晦翁輯  
五朝名臣錄採筆錄甚多少張係同宗又爲作狀乃



居業次編 卷之三  
此帙顧無取豈未之見耶內諸帝多乙起蓋本宋刻  
然今重刻似不必爾萬曆乙巳八月丙午孫鑛記

校正鶴林玉露跋

余家舊有鶴林玉露四帙頗精好常珍護之後承乏  
行間抵遼陽臬司以刊籍來玉露在焉板適與家藏  
同然稍模糊矣近起南臺臺亦有玉露刻而字較瘦  
似從遼翻出者蠹蝕尤甚前此臺僚林君曾爲補葺  
稍可讀余時恨不携所藏本來正之然邢子才有言  
誤書思之更是一適緡數過稍加雌黃會余轉南兵  
而臺僚趙君玄度來玄度者少宰定宇公子也雅好  
博古所積宋諸說家甚多余乃以校本託之君因與  
僚友趙君太室逐字刊正以付刺工玄度又有宋活



字板玉露止六卷而內十九條近刻無之今亦摘刻於後焉景綸蓋積學好修之士詩文席歐蘇議論依程朱而其筆力亦足以發之所記述大約勁快可人意第十三卷內熙寧紹興士大夫肺腸骨髓之說尤為中的惜事業不顯微此籍則幾無傳矣然范旂叟帥嶺西景綸在幕不數月卽畀以一職狀嗟乎南渡後亦有鍾期如此哉至謂聖賢或不豪傑余每讀至此輒黯然低回者久之萬曆戊申二月甲子餘姚孫

鑛識



